

章學誠與藍鼎元餓鄉記

雷海宗

藍鹿州的餓鄉記可算爲盛清的一篇奇文。這篇文字與章實齋又發生過一段怪的因緣。這段因緣又牽涉到一位向來無人注意的老秀才——賈澎。

據永清縣志(1)賈氏原出女真部族,自金時即世居永清縣。賈澎字東瀾,生於康熙四十一年(西元一七〇二年),卒於乾隆四十三年(西元一七七八年),享年七十七歲。雍正四年(西元一七二六年),年二十五,爲生員。屢與鄉舉,皆不售,以力田與塾師業終身。乾隆元年(一七三六年),年三十五,詔舉孝廉方正,知縣丁禔以澎應舉,澎以親老不出。

澎致力於著述,晚年輯一生文稿,名之曰耕餘集。乾隆四十二年(西元一七七七年),章實齋主永清縣志館。(2)時澎年已七十六,以稿就正於實齋。實齋亦不謙辭,盡量代爲批改。次年,澎死,縣志尙未竣事,故澎竟得一代大手筆之章實齋爲之立傳。傳中並錄實齋改正之耕餘集中餓鄉記一篇。

耕餘集未付剞劂,文草世藏於家。光緒二十二年(西元一八九六年),澎曾孫意防以其稿求序於永清縣教諭裴觀儀,且欲以之付梓。意防並未將文稿謄清,而即以實齋批閱原稿求序,爲人可謂真摯! 觀儀爲作東瀾先生遺文序一篇,意防即補

(1) 章學誠永清縣志第五篇士族表,第二一篇賈澎傳。

(2) 永清縣志卷首稟帖。

之於原集卷端。但付雕之事始終未成。此後賈氏因人事關係，藏書文稿大半散佚，而實齋手改之耕餘集原稿遂落先君手中。稿末有較新之紙一頁，前面有十四字：『此卷文經加點，係章實齋先生筆也。』後面有字兩行。第一行為『魯峯公諱壘，余六世祖也。先曾祖東瀾公諱澎遺藁。』蓋耕餘集中提及賈壘，故有此語。第二行為『光緒乙酉揀於敗笥。六世孫意防識。』可見此稿之未消失，全出僥倖。今觀其稿，除裴序外，共三十三篇。篇目如次：——

- (1) 耕餘集自序
- (2) 譜序一
- (3) 譜序二
- (4) 殘篇(前半已佚;似爲譜序三)
- (5) 文昌祠序
- (6) 送戴南宮出宰序
- (7) 送張又菴分教肥鄉序
- (8) 送友人朱昊若佐理昌邑序
- (9) 輓友人張又菴序
- (10) 六十自序
- (11) 楊節婦序(後半佚)
- (12) 怪說
- (13) 隙駒說一
- (14) 隙駒說二
- (15) 寄宅說
- (16) 虎說
- (17) 狐說

- (18) 轅馬說
- (19) 豹說
- (20) 鹿說
- (21) 過說
- (22) 人說一(實齋改爲人道說)
- (23) 人說二
- (24) 唐節度使張公祠堂記
- (25) 餓鄉記
- (26) 周公
- (27) 天報秦
- (28) 開基繼統諸帝辨(實齋改『辨』爲『總論』)
- (29) 兩漢
- (30) 唐宋
- (31) 明
- (32) 宋武帝論
- (33) 嬴呂辨

各篇除文字上之修改增刪外，篇末皆有實齋批語。所可怪者，此集最少一部出於鈔襲，實齋似絲毫未有所覺。如轅馬說即方苞之轅馬說，過說即方苞之原過，人說二篇即方苞之原人二篇，周公即方苞之周公論，宋武帝論即方苞之宋武帝論。(3) 據程峯，(4)『康熙癸巳，[望溪]先生盡室北遷，…給事海淀。』癸巳即康熙五十二年(西元一七一三年)，海淀就是北京西郊的海淀鎮或海甸鎮。當時賈澎年已十二，成年後必有機會得

(3) 方氏諸篇俱見望溪先生全集。

(4) 望溪文偶鈔程峯序。

見百里外望溪先生之文字，遂據爲己有。

此外，耕餘集自序前半全襲鹿州試草自序。(5) 試草爲八股文習題，於京師一帶流行必廣，故亦被鈔襲或套用。

最後尙有全部鈔襲之一篇，即餓鄉記。藍鼎元生於康熙十九年(西元一六八〇年)，卒於雍正十一年(西元一七三三年)，享年五十四歲，(6)長於賈澎二十二歲。藍氏餓鄉記，據文集，作於康熙四十九年(西元一七一〇年)。此文的背景是『歲頻饑，嘗作餓鄉記，自廣其志。都門競傳誦之。』(7)但賈澎得見此文，似乎甚晚。鈔文中自謂遊餓鄉在丙辰年，即乾隆元年(西元一七三六年)，藍文問世已經二十七年。此年恐即鈔襲的年分，澎年已三十五，也正是被舉爲孝廉方正之年。藍文『都門競傳誦之，』賈氏後來見到，也無足怪。

今將藍氏原文，賈氏鈔文，與章氏改文，分節排比錄下，讀者即可一目了然：——

藍氏	賈氏	章氏
(1) <u>醉鄉</u> <u>睡鄉</u> 之境稍進焉，則有 <u>餓鄉</u> ， <u>王蘇</u> 二子之所未曾遊也。其土其俗其人，與二鄉大同而小異；但其節尙介，行尙高，	(1) 距 <u>醉鄉</u> <u>睡鄉</u> 三萬六千里，有 <u>餓鄉</u> 焉， <u>王子蘇</u> 子所未曾遊也。其土其俗其人，與二鄉大同而小異；但其節尙介，行尙高，	(1) 距 <u>醉鄉</u> <u>睡鄉</u> 三萬六千里，有 <u>餓鄉</u> 焉， <u>王子蘇</u> 子所未曾遊也。其土地人物，與二鄉略同；然其俗節尙介，行尙高，氣尙清，

(5) 鹿州初集卷五。

(6) 鹿州初集卷首行述。

(7) 同上。

氣尚清，磨礪聖賢，排斥庸俗，則又醉鄉，睡鄉之所未能逮也。

(2)昔者伯夷叔齊嘗造是鄉，愛其境，婆娑不忍去。鄉之人留之，羣奉爲主；凡有過客，悉稟命辨別去留。

(3)孔子去衛適陳，道經是鄉。伯夷率鄉人郊迎伏謁，禮甚恭，欲以主位讓。孔子不顧，然亦重違其意，乃偕諸弟子爲停驂者七日。

(4)其後孔子之徒，如曾子子思原思輩，嘗竊往遊焉。或三旬九回，或并日一歸，大抵與夷齊兄弟甚相得。

(5)於陵陳仲子矯廉於齊，齊人疑之。

氣尚清，磨礪聖賢，排斥庸俗，則又醉鄉，睡鄉所未能逮也。

(2)昔者伯夷叔齊造是鄉，愛其境，婆娑不忍去。鄉之人留之，羣奉爲主；凡有過客，悉稟命辨別去留。

(3)孔子去衛適陳，道經是鄉。伯夷率鄉人郊迎伏謁，禮甚恭，欲以位讓。孔子不顧，然亦重違其意，乃偕諸弟子爲停驂者七日。

(4)其後孔子之徒，曾子子思原思輩，嘗往遊焉。或三旬九回，或並日一歸，與夷齊兄弟甚相得。

(5)於陵陳仲子矯廉於齊，齊人疑之。

磨礪聖賢，排斥庸俗，則又二鄉之人所未逮也。非大聖人，孰能居之？

(2)昔者伯夷叔齊造是鄉，愛其境，婆娑不忍去。鄉之人謂夫夫真而主也，爲築壇拜之；後凡有過者，悉稟問納不。

(3)孔子去衛適陳，道經是鄉。伯夷率鄉人郊迎伏謁，禮甚恭，且致位焉。孔子笑不應，然重違其意，乃偕諸弟子爲停驂者七日。

(4)其後曾子顏淵原思輩嗜其趣，數往遊焉。或三旬九回，或並日一歸，與夷齊兄弟甚相得。

(5)於陵陳仲子投是鄉三日，希見收於

仲子投是鄉三日，欲親伯夷。夷笑而磨之曰：『若避兄離母，非吾徒也！』仲子慚而去。

(6)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，棄通侯之尊，徒步歛里門。伯夷蹙額曰：『亞夫粗人，豈足以居此？但彼既來，亦不可拒者。』顧左右：『即於里門別構數楹與之。』亞夫樂焉。

(7)未幾而幸臣鄧通亦貿貿然往。伯夷叔齊勃然大怒曰：『吾鄉固清白世界也，豎子敢來相辱！』命左右擠出數十里外撲殺之。

仲子投是鄉三日，欲親伯夷。夷笑而磨之曰：『若避兄離母，非吾徒也！』仲子慚而去。

(6)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，棄通侯之尊，徒步歛里門。伯夷蹙額曰：『亞夫粗人，豈足以居此？但彼既來，亦不可拒者。』顧左右：『於里門別構數楹與之。』亞夫樂焉。

(7)而幸臣鄧通亦貿貿然往。夷齊勃然曰：『吾鄉固清白世界也，豎子敢來相辱！』命左右擠出數十里之外撲殺之。

伯夷。夷笑而磨之曰：『若避兄離母，非吾徒也！』去其籬。故後世稱仲子者咸於陵之，而不以餓鄉繫也。

(6)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，棄通侯之貴，徒步歛里門。伯夷蹙額曰：『亞夫粗人，豈足以辱吾土哉？然恐絕來歸者心。』顧左右：『構數楹於里門，使居之。』亞夫樂焉。

(7)而幸臣鄧通亦貿貿然往。夷齊勃然怒曰：『吾鄉清白鄉也，豎子敢來相辱！』命左右摔之數十里外撲殺之。司馬遷未深考，誤謂鄧通老是鄉也，(8)豈不

(8)『老是鄉也』從原稿；縣志作『老是鄉焉，』或為志稿謄錄之誤，或為刻工雕板之誤，或為實齋最後編志時所改。

(8)而延晉處士陶潛以高風蕩滌羞穢。潛亦舍彭澤令，與夷齊交，稱莫逆焉。然潛性放誕，不能安，每越境與王無功遊。夷亦不禁。

(9)梁武帝爲侯景所逼，逃入是鄉。伯夷不納。因叩頭力請，不肯去。卒免侯景之刃。

(10)夷懼爲天下逋逃藪，爰集鄉人，更訓典，嚴條約，日出數十人要於路以覘客。『凡有聖賢豪傑，孝子忠臣，高人義士辱親敝鄉，迎之致敬，無敢失禮。其爲賤隸鄙夫，兩撲殺之里門之外。至於富貴庸

(8)而延晉處士陶潛以高風蕩滌羞穢。潛亦舍彭澤令，與夷齊交，稱莫逆焉。然潛性放蕩，不能安，每越境與王無功遊。夷亦不禁。

(9)梁武帝爲侯景所逼，逃入是鄉。伯夷不納。因叩頭力請，不肯去。卒免侯景之刃。

(10)夷懼爲天下逋逃藪，爰集鄉人，更訓典，嚴條約，日出數十人要於路以覘客。『凡有聖賢豪傑，孝子忠臣，高人義士辱臨敝鄉，迎之至敬，無敢失禮。其爲賤隸鄙夫，兩撲殺之禮門之外。至於富貴庸

誣哉？

(8)伯夷既誅鄧通，不懌者累日。因使人延晉處士陶潛，以其高風蕩滌羞穢。潛亦舍彭澤令，與夷齊交，稱莫逆焉。然潛習遊蕩久，每越境與王無功遊。夷亦不之禁。

(9)梁武帝爲侯景所逼，逃入是鄉。伯夷不納。因叩頭力請，不肯去。卒免侯景之刃。

(10)夷懼爲天下逋逃藪，爰集鄉人，更訓典，嚴條約，日出數十人覘客於路上。『凡有聖賢豪傑，孝子忠臣，高人義士辱臨者，迎之致敬，無敢失禮。其爲賤隸鄙夫，有托而逃者，撲殺之無赦。至於富貴要人，亡命

人，亡命至此，亟遣之去，無辱唇齒。』

(11)自是之後，遊者日以衆，不得入者亦日以多。爲所敬禮周旋，去來任意者，若唐韓愈，宋呂蒙正，范仲淹而外，代不過數人焉。近世士大夫罕有得其門而入者也。

(12)吾友黃越甫嘗遊是鄉，歸爲余言此中佳勝，非俗人所知。余初未以爲然。年來偕越甫，聯袂而征。未半途，覺道路險巇，苦不可耐。復勉強前行，忽爾氣象頓寬，別有天地。其山茫茫，其水淼淼，其民渾渾噩噩，忘貧富貴賤；三光如飛彈，大塊如轉圜；俯視王侯卿相，

人，亡命至此，亟遣之去，無辱唇齒。』

(11)自是之後，遊者日以衆，不得入者亦日以多。爲所敬禮周旋，去來任意者，若唐韓愈，宋呂蒙正，范仲淹而外，代不過數人焉。近世士大夫罕有得其門而入者也。

(12)吾友仲樂園嘗遊是鄉，歸爲余言此中佳景，非俗人所知。余初未以爲然。歲丙辰，偕樂園，聯袂而征。未半途，覺道路險巇，若不可耐。復勉強前行，忽爾氣象頓寬，別有天地。其山茫茫，其水淼淼，其民渾渾噩噩，忘貧富貴賤；三光如飛彈，大塊如轉圜；俯視王侯

至此，亟遣之去，無辱唇齒。』

(11)自是之後，遊者雖日以衆，而得入其門者蓋寡。其倖得邀優款，去來不阻者，若唐韓愈，宋呂蒙正，范仲淹而外，代不過數人。近世士大夫罕有問津者矣。

(12)吾友仲樂園嘗遊是鄉，歸爲余言此中佳景，非俗人所知。余初未之信。歲丙辰，樂園招余同往。未半途，(9)苦其路險巇，甚不可耐。復勉行數百步，入外郭，覺有異。後漸至佳境，則似別有天地。其山茫茫，其水淼淼，其民渾渾噩噩，忘貧富貴賤；(10)三光如

(9) 『未半途』從原稿；縣志作『涉半途』，似爲實齋最後所改。

(10) 『貧富貴賤』從原稿，縣志作『貧賤富貴。』見註(8)。

不啻螻蟻之尊，持梁齒肥，醉飽欲死，殊覺可憐莫甚焉。

(13)伯夷叔齊皆爲余言是鄉來歷，及君子之至於斯者。且言彼未入時，『虞帝大舜及商臣傅說膠鬲皆嘗流連是鄉。後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公謁吾徒而來請。蓋天將有意於是人，必先使閱歷是鄉以增益之；二君其亦然乎？』

(14)余笑而不信。但樂其鄉人之不余拒也，輒數日一往。往則與夷齊上下議論，盤桓盡興而歸。深以爲二人獨得之秘，恨王無功蘇子瞻

將相，不啻螻蟻之尊，持梁齒肥，醉飽欲死，殊覺可憐莫甚焉。

(13)夷齊皆爲余言是鄉來歷，及君子之至於斯者。且言彼未入時，『虞帝大舜及商臣傅說膠鬲皆嘗留連是鄉。復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公謁吾徒而來請。蓋天將有意於斯人，必先使閱歷斯鄉以增益之；二君其亦然乎？』

(14)余笑而不信。但樂其鄉人之不余拒也，輒數日一往。往則與夷齊上下議論，盤桓盡興而歸。深以爲二人獨得之秘，恨王無功蘇子瞻

飛彈，大塊如轉圜；下視王侯將相，與一切持梁齒肥醉飽而死者，直螻蟻不啻焉。

(13)夷齊爲余言是鄉來歷，及君子之至於斯者。且言，『先時虞帝大舜及商臣傅說膠鬲故嘗遊是鄉。後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其人者謁吾徒而來請。後皆不久留，梯青雲而去，非惡此而逃之也。蓋天將有意於斯人，必先使閱斯鄉以磨勵之；二君其亦借徑於吾鄉歟？』

(14)余無以應。然樂其鄉人之不余拒也，輒數日一往。往則與夷齊上下其議論，久益暢然。快吾二人爰得樂土，而悲王與蘇之未獲從吾

之不獲從吾遊也。 士之不自菲薄,有志 是鄉者,自行東脩,吾 將誨之。	之不獲從吾遊也。 士之不自菲薄,有志 斯鄉者,自行東脩,吾 將誨之。	遊也。士之有志斯 鄉者,自行東脩,吾將 誨之。
---	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原稿篇末有實齋批語如下:——

『詭奇至此,古今游戲文字中,當與毛穎傳元人烏寶傳鼎峙而三,餘皆無能爲役也。』

鹿州先生集中,每篇之末皆有曠敏本評語。兩相對照,倍覺有趣。餓鄉記後評語如下:——

『此非遊戲之文,乃鹿州庚寅歲實遊是鄉作也。經日不食,寫此排遣。……………』

總觀上列所分十四節中,章氏改原文處甚多,可以不論。

賈氏襲藍氏文中,第五與第十一兩節完全相同。第二至第四節,第六至第十節,及第十三第十四節,兩者間稍有差異,但實際可謂相同。賈文只不過每每增減不相干之一二字,或代以一二與原文意義相同之字而已。此爲故意塗改,或爲輾轉傳鈔之自然差異,今日已無從斷定。第十節中『里門』改爲『禮門,』恐爲筆誤;實齋將此詞根本刪去。第十三節中『後又有』誤鈔爲『復又有』;實齋代爲更正。

大不同者爲第一與第十二兩節。第一節中劈頭第一句賈氏即改藍氏之『稍進』爲『三萬六千里,』與原義大不相同,幾乎可說完全相反。如此改法,好似更爲想入非非;但實際此種驚人的距離與下面第八節中輕描淡寫的『每越境與王無功遊,』不能互相照應。此種前後不合處,實齋似未感到。

除第一句外,賈文第一節全襲藍文。

第十二節,除無關大體的一二字句外,賈氏改『苦不可耐』爲『若不可耐,』不知爲筆誤,抑出誤會。實齋覺其不通,遂改『若』爲『甚』。『黃越甫』改爲『仲樂園,』仲氏大概是賈澎的友人。『年來』改爲『歲丙辰』。無論賈澎是否真正到過餓鄉,鈔襲時卻要實踐其事,就以自己友人頂替藍文中的人名,又加上與自己年歲相合的年分。丙辰年,澎年三十五。當然賈澎真挨過餓,而幾年甚至幾十年後鈔文追憶其事,也非不可能。但賈澎傳中並無饑餓的痕跡,這個丙辰年恐怕就是鈔文之年。

關於這件文壇怪事,吾人可有幾點感想。第一,賈澎鈔襲,無足輕重。事過二百年後,此點更不值特別注意。賈澎雖爲事件的初動人,但此事的重要卻在藍章二氏。

第二,章實齋一代通人,卻無意間如此受騙,可見無公共圖書館時書籍流傳的有限與博覽的困難。實齋與望溪志趣不同,不讀桐城老祖的文字,或無足怪。(11)然鹿州文字中,無論其他各篇如何,京師曾經傳誦一時的餓鄉記,實齋亦全不知,頗屬可驚。

第三,實齋改賈氏鈔文,縣志中爲澎立傳時即將此改正後之文字全部引錄。實齋增刪更改處甚多,幾可稱爲章氏餓鄉記。後人只知藍氏原文,對章氏改文似少注意。

第四,實齋在當時是一個有名的目空一切的人,由此事又

(11) 但實齋對桐城文並非不能賞鑑。如人說一的批語:『金剛努目,菩薩低眉;如此立言,方有關於世道。』人說二的批語:『說理直奪宋儒舉比,而峭潔峻拔是昌黎學荀孟文字。』

可得一證明。乾隆四十二年，實齋年正四十，⁽¹²⁾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的文字他居然毫不客氣的大事批改。⁽¹³⁾並且關於餓鄉記一篇，他實際是在改正鹿州的文字。至於他是否有資格爲鹿州的師保，或改後的文字與原文孰優孰劣，那只有請文學批評家去判斷了。

(12) 胡適 姚名達 章實齋先生年譜。

(13) 賈澎傳中並未明言澎以文就正於實齋，當然亦不便明言，故吾人或可疑其爲澎死後子孫以文稿送志館而由纂修人批改者。但由批語中，可證此種或然推斷之非。明籍批曰：『…蓋習則其詞必不平，而其義反不暢。遍閱古今著作，似乎皆不爾爾。僭爲易之，不知高明其印可否也？』由此可見實齋評閱時賈澎尙在人世。